

集部

宋文選卷十三

曾子固文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并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

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

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貲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

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

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

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國體辨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歟安而弗顧歟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誅之歟安而弗顧歟曰按而誅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為紛紛也按而誅不善世以為刻訐也何謂歟曰有以也事之體有小大罪之情有深淺彼以繫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皦然反之

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為國家天下之計然也人見忠義者之然也不識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顧不能然歟當其坐於府立於庭而議之於四方使彼其繫者小而罪也淺而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搆而侈之也為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然也於是讙然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訐也豈惟厭且病歟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所當然則上必惡彼紛紛者之所行刻訐之所存而

皆讓焉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所當然則不之見信幸而信則奸與庸者得扳厭且病之事而間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眯不可惡也歟惡則如何亦察焉其請而更者利害也大繫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者之事其請而誅者奸佞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末也然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安而弗顧歟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焉審其罪而誅之當其

深者焉則細且淺者熄焉覩細者淺者之可憂抑其不熄則徐徐而治可也豈安而弗顧也歟或曰彼雖紛紛也刻訐也然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焉雜也然則凡彼之所以美也有讓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則罪始讓者歟否則彼之紛紛也刻訐也或情或不情時也罪忠義亦可歟

問堯

或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焉

曰舜之所以聖由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嶽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茍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葢假之舜云耳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誅至於舜之時可也故堯遲之云耳以成於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

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論習

治亂之本在君之好惡好惡在所習少習也正其長也必賢少習也不正其長難與共為治矣不幸而然則將磨之孰能磨之擇人焉朝夕相與俱出入言動相綴接為是則可磨之也主然而是者助之主然而違者替之不釋則極論之勉焉除其蔽歟而接之以道不見邪者

而變焉其志素定矣然後可與共爲治其爲大體不亦艱且勤歟然於習之也有漸矣古之所以爲治者豈異焉此衆官不有任也豈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嘗相與居也出入言動未嘗相綴接也是焉而不能助違焉而不能替不釋而莫之極論也其蔽欲日益固其爲道日益拙所見寺人女婦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爲治乎其爲大體不亦怠且忽歟噫宰相雖尊也然其見也有間矣置斯職也不愼歟使職此者不盡也而寺

人婦女得其心其誰曰可也噫左右侍從之官其非所謂常伯侍郎給事諫議司諫正志歟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一烏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歟曰考其實焉爾言者曰某正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為

迹之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
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間之必辨焉
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邇之也有助之必辨焉
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
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
天下之事考之見其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
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
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考之見可以治焉安

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考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考之其實論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自亦曰某正人

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考也茍考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構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考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遡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考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考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其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茍焉而

已矣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烏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考其實也曰予之言不可以考其實者不以大賢之謂賢大佞之為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考其實也豈不可歟知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

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說勢

周之初天下列為諸侯而君者以千數力小易使也勢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職貢而已固實有以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幷為六國合為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也地過王制也漢興襲其衰制尋亦大亂秦人壞列國

而郡縣之其勢誠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眡從置守宰若弈碁然爾勢甚便而治豈得行也上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燕趙之相覿一有變則翻而從寇爾而能有以翼戴天子乎故一夫唱叛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宰亡具甚耳今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且從而更其事以為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視其大倫大法之治亂爾其次惟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勢便而易

治皆善也地過王制埶奪於下皆害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為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埶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後世矯前之敝法寖藩鎮權功成求遂矣然而尚未反守宰之分職伸州縣之幹翼豈計之善也萬一水旱疾疫其或有覬倖之人出者州縣其胡以備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耶誠念之不難擇人而任之分勢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啄而鳴息而食嚙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蓄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畧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為形散之為聲充之為氣始終之為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物相得以

為生是則其用非寙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土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欲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寙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為之衣食器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測

其所以為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
吾有以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於內而
莫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
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
而陰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強通於其耳目不可得
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
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
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為之也

說言

上之收羣言其務當而已誠使貴且信者其言非必不可以聽也賤且疏者其言是則必可舍乎否也蘄為有補於治而已夫然則豈惟上之得失可質焉天下之邪正舉白矣昔舜之達四聰明四目也故元凱在下不能抑也四凶在上不能葢也其治由此而已昧者反此喜是其所用不廣聽於其所忽雖然當否莫有主也豈惟上之失德不聞焉天下之陰狡者舉進矣秦之敝以斯

高漢以莽操晉以荀賈唐以牛李裴盧其大較然已可不懲歟或曰不已察耶曰繩其大慝行其小過誅其實施其文何察焉噫吾有為而言之也使貴且信者皆得其人兹說其不可以已耶

說非異

人不能相持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紹天開治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六達而不悖然後人乃克羣遊族處生養舒愉歷選列辟無有攺此者也獨浮屠崛起西陲

荒忽梟亂之地假漢魏之衰世基借跡文詭辯奮詭行至晉梁破正擅邪詖行中國有畀世主輕海內之實盛從詭譎嵬瑣恣睢之邪情馳鶩祓祥傾盪怪神之邪說離君臣叛父子捐耒耜桑柘之務髡而緇不儷不嗣辟而無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剗學刮語寢禮蒴樂塗民視聽遂將除唐虞汩沉三代杜塞仲尼之訓檢自賢其淫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為言動居處皆變諸異端緬惟在昔尊禮義而尚 闕 疇圯廢而克終

故聖明者稱唐虞暴亂者蹈幽厲況欲盡汎掃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蕩聖賢數千載功業專遂已之私而可以行之哉雖宿儒碩生繩其僻邪乘刺勒懇於策書然世主莫之寤其波流汗漫無其救止其徒相與唱而大之習為譸張幻惑下毗降休若探諸篋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悉天下之財什伍而奉焉其廬益侈其衆益蕃其辮益枝葉耗費無窮而怪亂無極耗矣衰哉孰抑而正之與或曰斯疾其迹庶矣盍究其源其源情性輿

然與孔子異意凡為之者不愛官尊能賢夫維印組為務遂遂然相軋也曰多明先王之道内足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平歟背而之他将失其平尚何有於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以治不能或争而軋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義不行也尊教興義則上讓而下競疇軋之乎謀末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浮圖利心無足而假無欲也行偽儉穢而彊高言淡泊也惡在其為賢哉則又以為愚者設之故鬼神之相司察

冥報陰謫灾福相勝相摩之説以震恐於其心覬其感懼而創艾是又惑也其以冥報陰謫之可畏孰與畏刑而慕賞哉謇謇者陳禮義損益灼然著乎其前當世之法生殺出入升黜成敗焯乎迫於其心而猶不知省而避也奚暇顧未至之祓祥哉若晉魏梁隋之間蹈道者相勸而抵觸者衰止歟否也則浮圖之説無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校之制未備而塔廟叢於海寓緣南訛操機杼之民寡而斷髮胡服之隷肩相摩踵相交也綴

學立制補禮改樂之道未極而蠻貊之書眩中國者驪駕騈駟不足載遼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完而洪鐘疊鼓之聲鏗鏘於閭閻也崇奉之侈古之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糲粱之食裼衣之襲舉捐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餓之民操瓠囊而為溝中瘠也為今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出於中計斥禱祠之末制厭勝之寃學自上先馬塲廟勿新也誦試勿數也冠而隸籍五百髡其一人

為老子學槌提仁義截絕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務其源不可不深為制倣此頗損其數亦劃艾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應天純仁以得民羣天下之智愚而告之以往古教之以至順粲為寰宇之間形氣之内聖人之典章存焉可以外運造化内霑毫芒寢之以純嘏矣惡用明夷之治荒唐之學哉

治之難

以天下而行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者無有也

然而治之難也何故治世非無小人也其信正人已固其相參非庸者也雖有小人弗病也唐之時四罪立唐之朝周之時三監在周之廷唐堯周公大聖人也其辨之也不疑其知之也果彼雖幸而至乎大臣諸侯之間矣拙矣於正人焉無病也漢元之初蕭望之相漢劉向周堪張猛為之腹心東漢之末李固陳蕃杜喬相漢李膺范滂之徒布據禁寺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去斯時則已矣使究其所施功德萬計夫孝元桓靈帝主也

其相參者史高稚圭韋玄成胡廣趙戒而下庸也而邪者囂其間其於辨衆賢之不明而用之也不果雖進而立於公卿之内儽然而危矣可得天下國家之安乎嗚呼治之難也以此觀天下者不觀小人正人貴賤升黜觀其用否如何耳則治亂審矣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

誘之而不能動搖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離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汙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

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

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托文以攄其藴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

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

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揜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

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

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槀者非歟曰焚槀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槀為揜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槀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槀之所言其在正衰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

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宋文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十四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鞏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一本於苟且天

下没没日就衰缺然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羣臣顒顒思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息者矣始者執事為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

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乃為諫官非大位然論議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為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位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内

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嚮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乃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趦趄簿書畦壠閒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

能諫諍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談之迹固不可掩也

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来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單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出之得失已詳矣忿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捨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

知而熟曉也輩之以閒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輩未嘗一造而輙吐情寔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輩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忝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

無不信聽卒能成貞觀太平刑置不用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唶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皐陶禹稷與唐虞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虞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由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貞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

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
升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
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隂拱默
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首以身任
之不為迴避計惜者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覩計
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耶
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數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
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爲諫官

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搆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事雖不合亦足暴之當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况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有邪人庸人

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貞觀之上令輩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虞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甞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毁罵讒搆之言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

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

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令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

之難而已莫大於斯時矣况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雜說三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啟告覺悟天下之

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發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宿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盡須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其伏惟賜察焉

代上蔣密學書

夫蜀之奢聞天下蜀之守前後相望皆遂其俗而已豈以儉為不美耶葢蜀之守既貴重而奢者人情之所便也遂其俗者蜀人悅而美名之所歸也彼席貴重之勢行所便而得美名葢常人之所奔走也夫誰肯捨而為儉哉然不知夫推理而行儉者亦樂也變其俗而治其始也民雖疑且恐且指日以謗其終也必化以服則美名安得而不歸哉是其為美名也君子之所名窮萬世

而不滅者也然世世不推其所以然而相與立論曰蜀易
恐以動俗既久以固其不可以更也是大不然夫不知
民之難與慮始也當事之更也必怨豈惟蜀子產之治
鄭也三年鄭人有欲殺子產者夫非怨哉然鄭卒以大
治戴子產卒以如父母其終也化且服云此其效尤彰
彰者也豈患其易動哉蜀也皆天下之人也一而治之
安有不同乎至於俗也有不變而治者有變而治者所
宜所尚不變而治者也惟禮儀之歸變而治者也若蜀

之奢豈禮儀之歸乎奚而不變也必也久且因焉則遂之而已世之事入於亂者衆矣去治古遠矣舉將遂之耶必不然也然世所以莫或為與或為之而無其效者是亦有二説非如向之所云者一也今之為吏者勢不得專且久不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是其所以莫或為與或為之而無其效也可為太息也已及昨者執事之入蜀也獨欲出數百年之表脩之於躬而化其俗某聞之喜且慕不知其至也既而卒以不

專則謗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而罷天下之望者至今以為過某聞之嗟且恨亦不知其至也雖然執事之推是心也好古而非俗之願也可知無好古而非俗之願者行於此亦必均於彼推於一亦必應於萬今執事之来餘杭也其由是心歟某也仰聲義之舊而其心有所廹切者常人既不可以語是以十里為近以險塗畏暑為廣廈清涼而自致於執事之門以歸計焉豈惟以執事好古而非俗之數為可望也抑亦某人嘗

望輝光被收納有一日之素而藉口以来伏惟少垂聽某之家本窮空迨某人而始禄不十年而某人没没之日賴於友以葬既葬而其孥流離於鄉數期之間疾厲死喪十口之所存者惟老母與某也二而已無田而耕也無貨與技以為商與工也無力以傭也無屋廬以居也奉老母而寓食於人者迨十年矣噫是誠子之不孝者也人之天窮者也每觀古人啜菽飲水亦養之説而已尚不得有此則晝而行夜而卧矍然而思盡然而不知

悌之交順也在上之君子聞是言也知是人也其哀之乎抑不哀之而曰仁可乎哀之而不救之可乎今某也得有廬屋以居十數畝之田以養老農女之妻以爨而身耕於外以覬得菽水之資而奉老母給祭祀則志願足矣其為事至細其為求至易與也不過執事一器一會之所費而足濟之矣其忍有惜歟一年而無可告者以今也遇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願者也有一日之素者也若告而又不見哀哀而又不見振焉則斯人

也卒窮而死耳豈有望於此哉伏惟少留意而念焉

代人上石中允書

人之失教也不為盜也其幾矣數千百年公卿大夫無完人即材與藝或薄於自脩即今之所謂自脩或薄於材細謹細忠今之所謂自脩也大節大行不如是其已也而能者止於是故自朝廷至於四方無治官上雖有善意善令不能行民之窮瀕於死無所告天下之未治無他焉由是而已且羣下相漸靡靡成俗所為戾道過

計者乃取士於是焉其無得也明矣一有駭而動之者不比而盜也其幾矣噫可怪也可懼也今者更貢舉法善矣人相從觀詔書戾者矍然有意於懼怠者愓然自强矣數百年来未有此舉也然吏趣脩其文耳未有能力行者也士趣彊其外耳未有能心通者也不心通賞罸一不振焉必鮮矣有聖人作不易是法矣然而云爾何也聖人之為教以已為之先以法制之助不以已為之先雖有善制聖人不能行也今能為之先不在於吾

君與吾民之所耳目者吾君固能為之先矣吾民之所耳目者朝則公卿大夫外則長若師然而可法者殆少矣太學化樞也得執事為之先蔡學士過此言太學之行漸行矣誠甚盛美不識通之於心者為誰而能廣之於朝廷天下乎某四年時太學生也今者欲往而依執事會學之令不五百日則不得學某貧父母待某然後養不蚤得往也今欲往焉則恐後時不得舉則望旦夕而事親者毋所圖焉遂未能依執事而學也某之所就

亦鄙矣所不足於心亦大矣某豈肯屑然哉顧誠有不得已謹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并叙太學得執事之盛以為天下望

代人上永叔書

夫有為之時不世得衆賢既已遭遇其時方風便唯道深微之際明大體斷國論建萬世之長策佐明主於唐虞之盛非圓士曲士所能仰望乎輝光也然使百姓人衍户裕四夷效順上下禮義粲然此時於用材亦無遺

棄者矣夫制闔運闢尺樞之力耳夷荒植善五寸之鐵耳二者皆微有以用之則人之興居天之長養待之然後安而著其成譬之偏材薄技亦宜有所用之也某瞢虛顓蒙不曉於義國家幸以世德之故引之仕籍伏自思念何以自效惟首公營職故朝而出暮而歸讓易即煩有知必為圖所以展報而已而州之守倅部之使者皆過引其長而形之薦書豈某之敢望衆君子成就之使然耳執事旦文輔天子居廟堂其有意於偏材薄技耶

幸有意則某願先出於門下然非敢望也倘以伯氏昔年京洛之舊以庇其衰緒而振其子弟則某不宜自後焉

聽琴序

凡有貴於物者豈特物不能勝之歟抑亦無所待於物故也世之有學者名占一藝茍不期於徇物則亦足貴矣然以自售然後人得而賤之故工於藝者常恐人之羞薄則往往拂人之好而自要其簡重雖求之者愈勤

而拒之者愈堅然不知人亦愈羞薄之也琴之為藝雖聖人所不廢也其制作之意蓋有所寓而至其所聞者不出乎几席之間而所感者常出乎滄浪之濱崔嵬之巔亦已至矣雖然聲自外入也使聞於彼而應於此者猶且如此况不自外入者乎蓋樂之實不在乎器而至於鼓之以盡神則樂由中也明矣故聞其樂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見於樂者豈係於器哉惟其未離於器也故習之有曲以至於有數推之則將以得其志又中於

得其人則器之所不及矣故樂作而喜曲終而悲豈能易我於須臾哉若夫吾之心在於鴈門吾之目在於鴻鵠則雖九奏於吾之前猶不聞也故琴之作有厭乎人之耳者豈非自外入無有久而不倦者乎雖然吾嘗學琴於師矣反宮於脾而聖亦不廢也反商於肺而義亦不廢也反角於肝而仁亦不廢也反徵於心而禮亦不廢也反羽於腎而智亦不廢也方是時也非春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夾鍾物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求之於律則

不中蕤賓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求之於律則不中南呂物安得而斂哉非冬也求之於律則不中應鐘物安得而藏哉故無出無内無緩無急無修無短巧歴不能盡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者無厭也其神之遊東不極於碣石南不極於北户西不極於流沙沈羽北不極於令正之谷則鳥何從而舞魚何從而躍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何從而浮甘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無所用

其聽尚何厭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故在鄭則不淫也在宋則不溺也在衛則不煩也在齊則不驕也用之於祭祀則鬼神亦莅乎其所矣尚何須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而叩羽當冬而叩徵雖知四時之行在我未免乎有手動絃也某人嘗與輩適撫之金谿因以琴稱而不知吾之琴也某人茍知所存不在絃所志不在聲然後吾之琴可得矣雖然他日祭酒之堂罇俎之宴追三代之遺風想舞雩之詠嘆

使聞者若有所得則庶幾不愧於古人矣尚何恨於羞薄哉

厄臺記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絶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難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周

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遭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絃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迍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

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危用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為戹乎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黒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

既殁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鮮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廵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葢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葢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禄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

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謂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

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

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採
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宋文選卷十四

宋文選卷十五

石守道文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方四方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婚祭祀所自用也縗麻喪泣所自制也

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仰觀於天則二十八舍在焉俯觀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賔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賔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内是亂

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内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賔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茍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於中不為中國矣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國有龎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

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人猶未嘗樂焉而從之也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遊則升天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者亦說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我遊則長生矣否則夭死且人有為耒耜以使人農也為詩書以使人士也為器材以使人工也為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君子拜乎父弟事乎兄幼順乎長冠以束乎髮帶以繩乎腰屨以躡乎足妻子以待乎養賓師以須乎奉繚

穊喪泣之制使人為哀禋祀祭享之位使人為孝爾之勞也如是我皆無是之若於是人或懼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君與之伉禮無兄以事也無長以順也無妻子以養也無賔師以奉也無髮以束也無帶以繩也無縗麻喪泣以為哀也無禋祀祭享以為孝也中國所為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貴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之也靡然而趨之也噫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佛老者幾或曰如

此將為之柰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廬其居廬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國也四夷四夷也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

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御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久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御卒不舉

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用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紂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烈故商之民歸於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

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葢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才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

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貫若能遠舉皇帝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齷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畧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

何為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寛縦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備者備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

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於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謂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

暴湯武興則民性亦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耳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降是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

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强凌弱民未有衆呑寡民未有大幷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廵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

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耻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前有蕭何張良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曁曹相國不亦偏乎曰

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强已凌弱矣衆已吞寡矣大已幷小矣而遽

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内畜嬪侍外躭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季札論

夫饉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墟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噫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知紂之不仁塗炭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拯民塗炭中至於安樂泰然也蓋以謂堯禪舜舜禪禹禹傳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賢也禹賢也啓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

堯舜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兵伐桀而自為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為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簒弑其君者故諫於馬前死於首陽噫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知吳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知能保其先人之國則為孝覆絶其先人之祀則為不孝葢以謂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

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絶矣天子爭立諸侯簒奪弟殺其兄子弑其父無國無之且大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謂子得以簒其父弟得以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子臧讓於諸樊噫季札非苟讓也存萬世父子兄弟之親也豈非夷齊則後世殺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弑父繼踵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廢先君之命非孝滅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為孝孝之末也全一國

以為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没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緒孰若救萬世篡弑之禍嗚呼季札之意遠哉豈知之也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伊吕論

人之稱曰伊吕以其道相近心相一功相同也余以謂伊吕之功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必亡在畎畆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將

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就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禹未泯祀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遂棄其國不往就見其君進其說晏安坐於磻溪之中忍其君不道俟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然伊尹卒不得見聽桀卒不悔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終歸於湯而放桀滅夏先就其君而君不從不忍其民之塗炭然後歸湯得君子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曷嘗及於此乎君

暴虐於上民塗炭於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於文王佐武伐紂滅商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絕之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萬分之一有悔亂改過之心以望為太公黜其政而從於善湯之社未遷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

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禹舜益伊尹傅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

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苟成王不似墜覆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周公者皆然舜禹益與伊尹傅說所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之德不及耶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刻桐葉以為珪戲以賜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為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

戲且不敢敢荒寧乎敢逸豫乎敢侮慢乎敢惑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是非辨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於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黨則

謗矣曰問於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朝廷是之天下非之則將誰質曰質於天下天下是非公也朝廷不讎則嫉矣去黨與謗棄讎暨嫉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存黨與謗懷讎暨嫉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是非非推於天下而人不以為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易古獨有三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朱均之不肖而不與其子知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

其惡無一人謬享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舜至於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朽骨九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於禿毫枯竹間況與之比肩而事主接武而趨朝乎則知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厚薄而為愛且憎者劉工部在南京有士 自不脩劉不禮之退而怨且怒逢人罵劉

語不休孔大諫在兖州有人不得善遇退而怨且怒到處謗孔辭甚醜然二子者是亦不為顯非亦不為辱何懼哉余懼冕旒之前軒陛之下有以姦為賢有以賢為姦有以佞為忠有以忠為佞有以詐為直有以直為詐有以邪為正有以正為邪亂吾君之聽衒吾君之目惑吾君之心者以賢為姦則龍逄見誅矣以忠為佞則比干見殺矣以直為詐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為邪則屈原見疎矣以姦為賢則飛廉見進矣以佞為忠則靳尚見

信矣以詐為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為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懼故作是非辨

辨謗

介讀青州劉概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㕠性暴戾無

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辨其旨不獨為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避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鯀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

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録不類
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概而
後釋吏部之道由概而後明概亦可稱為端直士矣天
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
州謂概能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概少則為古文專意
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
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
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惑滕之所為以滕不知人或

謂概有化丹砂為黄金術滕意得之特為首送或以為概恃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概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概之名不虚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概伸之劉概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黄金術無佛然

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饑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之道而言之其道雖

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繡不可以待寒珠玉不可以療饑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遺之也

辨易

王績為負苓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謂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為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

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岑者不達易甚矣

朋友解

姜潜至之被水害若甚奉符李温仲淵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憐至之之困災為借弓手營救因以私役人罪之察盜賊捍水火縣尉之職也温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患難相恤及得罪大懼朋友之道絶因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禄之貪得其利焉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所謂道者親而不可離者也夫所

謂義者合而不可鮮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熱則蜂來寒則鳥去平生握手把酒叙歡欣肝膽吐在地一旦急難危患則掉臂急趨而過之若越人視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而就於厚則以為罪今奉符縣尉李温與進士姜潛同師受業有升堂拜母之義潛居奉符之太平

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一夜水大至太平之人死者五人其一則榷酒使臣張借職也在太平參肆伯家潛被水尤苦夜風雨震電天大黑水且暴来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嬰兒妻子弟妹纍纍隨其後出沒於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就高阜以避潛之居廬邸店幷其所以待歲時佐伏臘之用凡百萬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為水害温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温豈不足為有勢力可以庇潛之居而操本縣尉榷畧足以施於潛尚更

退顧其身愛惜礙國禁苟逃錙銖罪不為潛致毫髪力忍晏然坐視此誠禽獸之所不肯為也東家火西家焦髪爛額為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弛擔匍匐走救之潛之水甚於東家火也潛之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温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王建中而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友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禽獸之心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之温猶負大罪潛之窮且

困如此纔能借九日力遺一甕麪未足以鮮潛昏墊之災然以今人推之温能不退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濟夫朋友危患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網凝密乃籠温去繩之以微文寘之於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教化之本國家本設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為之禁亦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温狥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禁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小

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為害必滋義者常也常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溫為君子而以小人制之豈其宜溫亦不足深惜夫朋友之道遂絶矣天下風俗更薄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毒者滿目曾不聞舉一人溫奉公守法溫持廉溫愛民溫有文行溫有節義溫孝於事親溫忠於事上溫信於朋友反得罪悲夫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啓神算以授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夷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過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先登賊城以殲元兇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乎推其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爍者曰潤者人止知其風雨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止知其春秋也然不動而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止知其愬也光顔也重倚也然無為而任

其謀者度也漢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韓信攻必取戰必勝曹參身被七十創而至於論功則曰發蹤指示者人也追殺獸者狗也度與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豈昧此者著辭於碑優度功誰曰不實也初度輔政以羣賊未除宜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賔客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於丞相則取蔡之謀已落於彀中矣諸將連年出兵玩寇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羣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計定

意斷衆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全則得勝之算已運於掌上矣及至郾城廵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衂則凌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軍之令專行於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堂上得勝之算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之一而行之易曰師貞丈人吉有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務

通天下之志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幾惟深與神其孰能與於此乎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敵於天下矣

録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之政述之為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

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典經淫華相沿巧偽相衒劘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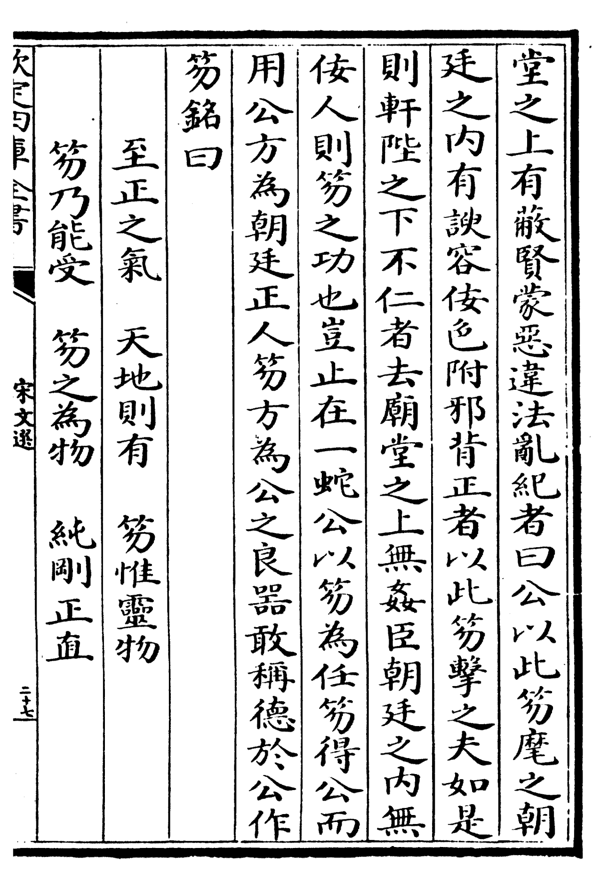
曰以刻削而不脩六經之旨曰以觧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来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内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

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曁州内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

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劒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叚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𠎝梁兾漢室乂佛老黴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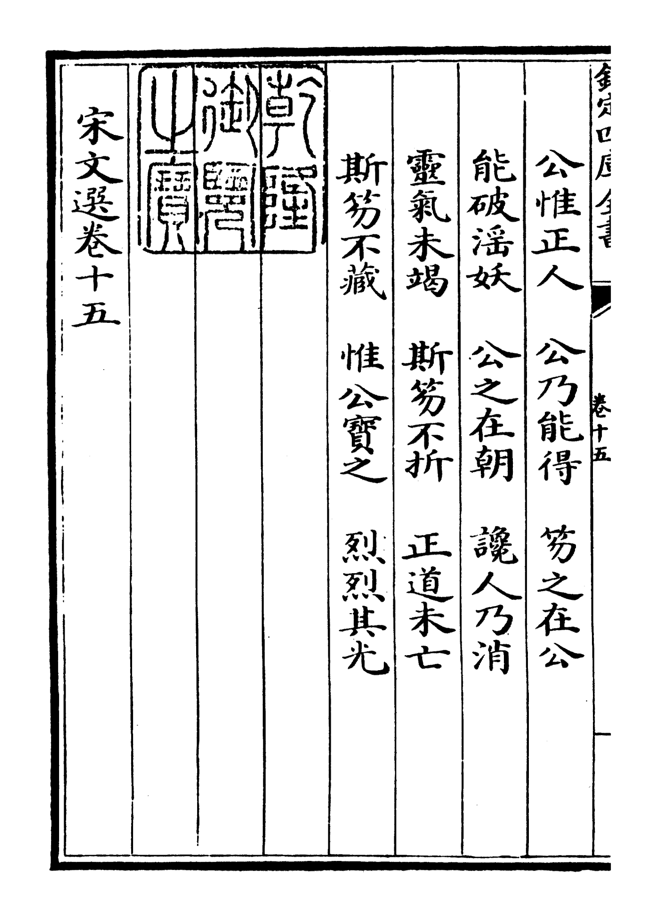


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曰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内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内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

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乃能受　笏之為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猺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寳之　烈烈其光

宋文選卷十五